

家风家教

父母的文化

□常顺卿

“三位老师好！我是宜阳县财政局的常顺卿，经常的常，一帆风顺的顺，国事聊的卿！”

“你的名字好啊！谁起的？”
“父母起的！”
“你的父母一定很有文化吧！”
“没有没有！我的父母都没上过学！”
“文化不仅靠读书积累，一个人的眼光、格局、品质、智慧也是文化呀！”

这是前段时间宜阳县在接受国家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时，由某高校师生组成的第三方访谈我的开场白。

父母是极其普通的农民啊！从没有谁把他们与文化相提并论呀！

访谈结束，我很诧异——那位老师的赞誉，对于从未进过学门的父母来说，是不是过奖了呢？

如果父母健在，今年就95岁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连名字都签不好，我家的抽屉里，放着父亲的手章，若有事需他签名，总由这枚手章代劳。可是，有一次，父亲竟壮胆写起字来。那是包产到户后，看着粮食连年丰收，父亲赶集买回一条能装120斤粮食的老粗布袋，从树上摘几个青皮核桃，剥皮，捣碎，挤汁，用竹笋叶绑制一支土毛笔，把粮袋铺在地上，蘸汁，挥笔，在上面写下“福兴魁”三个歪扭生硬的褐色大字。过去，人们都在斗、升、粮袋、钱

褙上写上自家堂号，因父亲名字中有“魁”字，他用“福兴魁”展望和寄托未来。就现在来看，父亲起这个堂号还是很有品位的。

这是我见过父亲仅有的一次写字，而父母有没有像那位老师所说的文化呢？我想起倪萍曾说姥姥识的字不超过20个，而她的《姥姥语录》这本书，却记录着姥姥的人生智慧。如此说来，父母的文化是不是被忽视了？

这些天，我戴着文化的有色眼镜，在岁月的长河里，孜孜追溯父母的往事。

吃了一辈子不识字亏的父母，对文化的重要有深深的感悟和觉醒。在那吃不饱肚子的年代，他们勒紧腰带，省吃俭用，让姐姐、我和三个妹妹在适龄上学读书。姐姐上高中时，学校食宿条件很差，父母就给一远房亲戚家多拿些米面，让姐姐在他家食宿；我上高中，父母在家吃不上馍，但每周都要给我做些白馍带到学校吃。

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就像不知疲倦的钟表，成年累月忙个不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劳动，深更半夜，还要喂猪、喂牛，挑水垫圈；即是雨雪天气，也不肯休息，勤笤帚，修家具，整理家务；雨雪刚停，父亲就扛着工具，义务去村外修桥补路。父亲一生出过大力，因常年手握工具劳动，两个小拇指形成弯曲状而无

法伸直。现在，我和姐妹们保持着每天早起的习惯和吃苦耐劳的品质，这难道不是父母馈赠给我们的精神传家宝吗？

生活的风雨一旦吹去岁月的沙尘，父母犹如一束光芒穿越时空，来为我们助力。有小妹的时候，母亲因缺乏营养导致贫血而卧床不起，父亲既要外出劳动，又要做饭，还要照顾病人和几个孩子。当时，吃没钱，钱没钱，但坚强的父亲硬是咬着牙渡过了难关。父亲壮年早逝，家里一下子塌了天。那时，我刚外出当临时工，人们都劝说我回家，可母亲平静地说：“先不回来，等不行了再说！”就这样，母亲用柔弱的肩膀撑起家，支持我一路走来。这两年，我的生活遇到一些困难，而我毫不畏惧，沉着应对，姐妹们心疼我太辛苦，我说：“比起咱爹咱妈受的苦，这都不算事儿！”

父母的善良，曾让我不能理解。记得当年，要饭的、货郎担走到门口，母亲就给他们拿吃的，而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每次都埋怨母亲，母亲总说：“家里有剩饭，路上有饥人。”平时，遇到村里憨傻痴呆的人，父母总是给予同情和关爱。母亲临终前，还嘱托我想办法帮帮那家生活困难、居住条件极差的远亲。

再穷不能没骨气，再苦别让人瞧不起。那时虽穷，但父母决不许我们偷瓜摸果。即使平常吃的困难，但在人情世

事上从不含糊。公职人员吃饭，母亲只给人家吃白馍，为了避免尴尬，吃饭时，总让我们躲到一边；堂兄们参军，上大学，母亲只做一碗饺子给他们壮行，对我的馋相却视而不见；待母亲有病，父亲给她做了一碗面汤，把我们叫到身边，你一口，我一口，喝掉了大半碗。

父亲是种地的老把式，犁地直、细、深、透，一排排犁面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斜耙地时的菱形轨迹在一程程运动中如同在大地上作画一样有序铺展；麦场放碾时，如地球围着太阳转似的在一退一进间演绎着春夏秋冬；扬场时，用手上的一丝劲巧，就把粮食在空中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而精准落地；栽种红薯时，横、竖、斜看都像仪仗兵似的笔直成行……与其说这些是文化，不如说是艺术更形象些。

父母确实不识字，但他们在与苦难搏斗和追求人生幸福的道路上，靠的就是这些朴素的品质、坚强的精神，也可以说是这些优秀的文化吗？

感谢父母，他们的爱像一坛老酒历久弥香，我对文化一词的新理解，不正是源于他们给我的这个名字吗？我对文化一词的新认识，不就是父母又给了我一笔丰厚的财富吗？虽然父母离我们越来越远，但他们的爱仍在氤氲着我，给我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夏都凝思

□杨贵堂

歌中唱道：“站在先人古老的原上，我哭着把你祭奠。”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走上三楼观景平台，一览河洛风光，禁不住泪眼婆娑。

中华民族第一个王朝的都城，就矗立在这片沃土之上。

洛阳盆地，位于黄河之南、邙山之阳，伊水、洛河横贯其中，有13个王朝曾在此建都。五大都城遗址，绵延分布于长30多公里的地带，由西向东分别是东周王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夏都二里头、偃师商城，被誉为华夏文明腹地的5颗明珠。

一个并不太大的盆地作为权力中心而受到长期的青睐，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之后，夏都遗址再一次呈现于世人面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自2019年10月19日开馆以来，成为洛阳新的“文旅打卡地”。

考古，已然成为当代“显学”。人们对遗址、对文物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或许是因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挥之不去的疑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考古学家称，二里头诞生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多进院落、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宫殿建筑，城市主干道网——“井”字形大道，以及专为贵族服务的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出现了青铜礼器群和礼兵器群、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大量珍贵文物。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这个“域”有多“广”？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成都平原，甚至超出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中国”的空间轮廓，此时已经显现出了雏形。

这一论断，可以从馆内的文物得到实证。馆内设有“第一王朝”“赫赫夏都·国之大事”“赫赫夏都·建中立极”“赫赫夏都·厥土生民·巍巍华夏”“世纪探索”等展厅，展出文物2000多件。此时的夏都已经呈现出高度文明，这里出土的文物繁盛，可以用璀璨夺目来形容。

强大的文化基因，已经融入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无法摆脱。一如郑钧在歌中唱的：“是谁给我缠上了玉锁，世世都不得解脱。是谁给你套上了金甲，生生都陷于水火。”

源远流长。华夏王朝文明的源头在这里，统一而又多元化的中国源头在这里。

洛阳人引以为傲的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市史、1500多年建都史，不虚言也。

生活空间

父亲种菜

□牛学军

中国人对种植蔬菜的喜爱，可能是镌刻在基因里的。父亲也是种菜爱好者。他退休后，第一时间就和母亲回老家村里住了。老家还有半亩田。我们村是“菜区”，家家都以种菜谋生，于是父亲无缝衔接，操起家伙什儿，在那半亩田里种满了各色蔬菜。

别人种菜是为了卖钱，父亲纯粹是忙了一辈子，根本闲不住。父亲经常会打电话：白菜长成了，有空回来带走；黄瓜今天刚摘下来，不回来取就蔫了；西红柿都是长熟的，吃着可甜了……得亏老家就在近郊，半个多小时车程就到家了，取菜也不麻烦。

蔬菜这东西，大部分做不到分批次成熟——它们总会短期内一起进入收获期。别看只有半亩地，每样蔬菜仅种几垄，可是当这些蔬菜大批量成熟时，就成了我们的“噩梦”。黄瓜成熟时，顿顿吃黄瓜；西红柿成熟时，天天吃西红柿……

这样的后果很严重，我家小女对某些平时很爱吃的蔬菜，都出现了拒吃现象。就拿秋葵来说——这是近些年兴起的蔬菜。自从父亲知道我家小女喜欢吃秋葵后，也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种子，种了一大片！可秋葵产量实在太惊人了，进入收获期后几乎天天需要采摘。于是那段时间，秋葵成为我家餐桌上的主角：白灼、炒肉、蒜香，各种做法——解锁。

终于有一天，女儿郑重宣布：“我以后再也不吃秋葵了，请爷爷以后不要再种秋葵了。”

这是真的厌烦了，由“爱”生“厌”了。

父亲也很无奈。不管哪种蔬菜，种得少吧，不值得种，也不好管理！种得稍微多点，能给人吃烦！送给村里的邻居吧，家家都种蔬菜，谁家也不缺呀！扔了？肯定不行，实在有悖于咱们勤俭节约的良好家风。这可咋办？

最后还是女儿想了个办法：“这是爷爷奶奶种的‘爱心’蔬菜，绝对不能浪费。咱们家蔬菜泛滥成灾吃不完，可以送人呀！把蔬菜拿回家里，爸爸妈妈和好朋友们分享多好！”

你别说，这一招还挺好用。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用担心蔬菜产量过高了，这些“爱心”蔬菜也有了更合适的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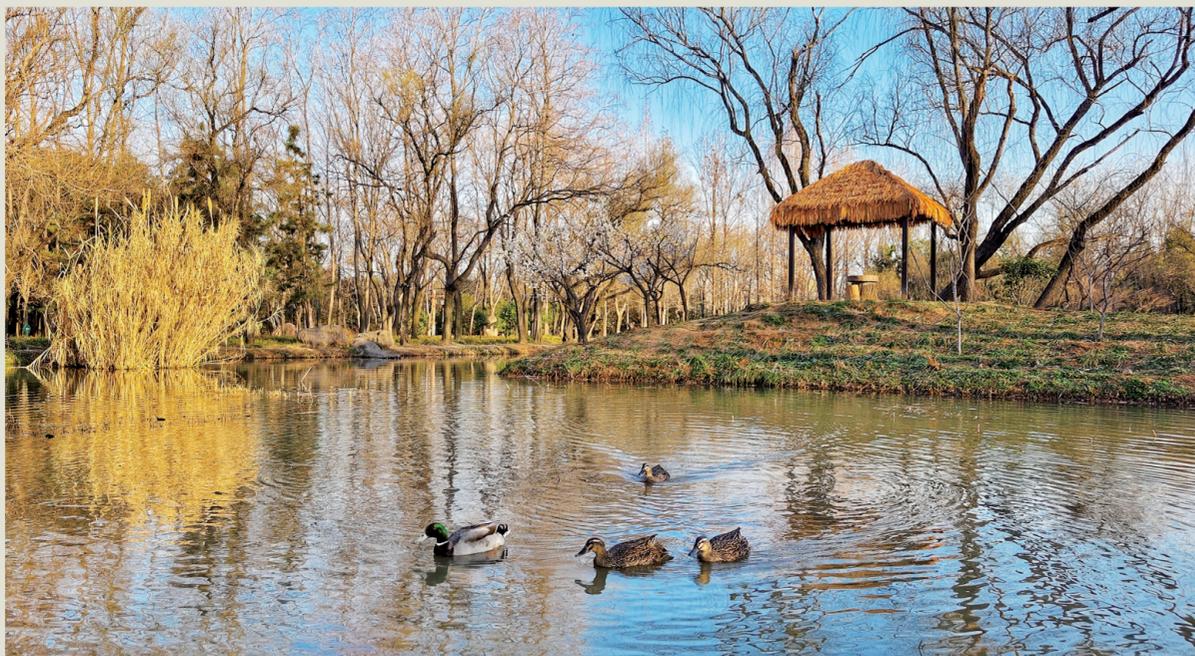
讣告

东方红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敏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3月18日凌晨1时去世，享年68岁。刘振敏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4年3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00在洛阳殡仪馆9号厅举行。特此讣告！

东方红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水暖

陈俊芳 摄



本版联系方式:65233685 电子邮箱:lydaily618@163.com 选稿基地:洛陽网·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洛陽网·摄影天地

时令走笔

榆 钱

□郭德诚

时下，正是“柳条榆荚弄颜色，便恐入帘双燕来”的时候，老宅的一幕幕生活场景，便像电影似的，在我眼前一帧帧展现开来。

老宅的后院，有一株榆树，枝干遒劲，树皮粗糙，纹路沧桑，如一把巨伞，遮住了半边小院。这榆树，是我奶奶种的。她说这边墙，西照日头，种棵榆树挡个凉，榆钱能吃，榆钱余钱，多吉祥！

那榆树，就是小院里的一口人。你浇水，她叶片欢快舞动；你不浇水，她照样撑起大伞，遮住西墙。夏秋，她用树冠给小院人画定一个聊天室：一壶清茶，几个瓷杯；一个西瓜，几捧瓜子；一盘象棋，一圈脑袋……大家叽叽喳喳，嘻嘻哈哈，送走了金黄的夕阳，迎来了树影下斑驳斑驳的月光。

榆树，是位财神。每到春天，浑身缀满了钱串子，一串一串，迎着东风，笨拙地一摆一晃，逗得小院人眉开眼笑。奶奶就招呼大家：“分钱了，分钱了。”小院人，拿筛子的拿筛子，拿簸箕的拿簸箕，上树的上树，捋的捋，摘的摘，你说我笑，嘻嘻哈哈就忙活了。

奶奶抚摸着那一簸箕的榆钱说：“吃碗榆钱饭，年年钱不断。”焯水，拌面，上笼一蒸，热气腾腾地放在案子上，盐、味精、辣椒、酱油、蒜泥全放在小桌上，谁爱吃啥味儿自己调。奶奶给我还有一个单炒——榆钱炒鸡蛋。榆钱绿、白面白、鸡蛋黄，不仅好看，而且好吃，既是饭，又是菜。一上桌，我就是一阵猛塞，噎得直伸脖子，肚子鼓鼓的。爷爷笑道：“先生扪腹一莞然，此

日何功食万钱。”我也听不懂，只管埋头吃。奶奶笑着说：“你小子，将来肯定是个体面人，看看肚子里塞了多少钱。”

那个时节，家家都吃榆钱，蒸的，炒的，烙饼……五花八门，咋吃的都有。都说缺啥补啥。榆钱，既是一种美味，也是一种期盼。白云苍狗，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当初的小院，现在已融进青砖灰瓦的仿古建筑群里。那棵榆树，扎进我的记忆深处，依旧枝干遒劲，枝繁叶茂。

前几天妻子问我，那几个闲钱咋办？老摞在家里，还不如放在银行吃利息。利息吧，我感觉有点低；炒股吧，我没那水平；理财吧，品种那么多，我也不懂。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突然想起奶奶说过：“你小子，将来肯定是个大财主，看看肚子里塞了多少钱。”“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奶奶真是位预言家。像我这样的，放在那时候，应该也能算个财主了吧。

又见榆钱一串串，往日岁月买不回。爷爷奶奶，虽然已去世多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清晰可见，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生动鲜活起来。

“林外溪头榆荚钱，风吹个个一般圆。”今年的榆钱饭，我还是要做两碗：一碗清蒸的，一碗炒鸡蛋。告慰老人家，后辈们都好，他们年年都吃榆钱饭，年年余钱都不断，别为他们操心。他们对何功食万钱，虽各有各的说法，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遇上了好时候。

家有儿女

红牙催拍燕飞忙

□庄小艳

一位年轻的妈妈，半夜12点给我打来电话，声泪俱下地诉说7岁的儿子“朽木难雕”：“人家的孩子都在早教，我怕他输在起跑线上，给他报了口才、国学、普通话、架子鼓、珠心算等各种特长班，可他一项也学不好，钱都白花了！刚才狠狠打了他一顿，他哭了，我也哭了。我和他爸好歹也是研究生毕业，怎么会生个这样笨的儿子？”

她歇斯底里的哭诉，把我已经昏睡的大脑震得一跳一跳的。等她说完，我轻描淡写地说：“我8岁还说不清啥是‘埃克斯’，他才7岁，你就急成这样？”

我小时候，家住土窑洞，点煤油灯。每天晚上，当村医的父亲，都在灯下给我讲读四大名著、唐诗宋词，母亲也借着那点灯光，做一家人永远不够穿的鞋子。

我5岁的时候，想去村小学的学前班上“半年级”。老师不肯收，说我年龄小，让我7岁再去。我说：“我会背《长恨歌》《琵琶行》《木兰诗》，还会背《孔雀东南飞》。”

在招生老师和报名学生与家长热烈掌声的鼓励下，我背了一首又一首，背到“红牙催拍燕飞忙，一片行云到画堂”时，人群里有人和我一起接着往下背：“眉黛促成游子恨，玉容初断故人情。”原来是校长来了。就这样，还不识字的我，因会背“天书”，被校长批准特招入学。

那时，很多同班同学，都比我大3岁以上，学的课程多了，我开始明显感到吃力。记得三年级时，第一次学解

方程，老师布置了5道家庭作业题，我在学校没听懂，根本不会做。父亲想帮我，可他只知道3+5=8，不知道解方程的“埃克斯”等于8-3怎么列式，就让我直接写出了得数。

第二天，我拿着作业到了学校，同村的男老师，像和我父亲有仇似的，借着我“偷工减料”的作业，狠狠“抹刷”了一番我父亲：“你爸不是有文化吗？不是经常读四大名著、唐诗宋词吗？不是会给人看病吗？居然连10以内的方程都不会解！”

我放学回家，哭着把老师的话转述给父亲，父亲却不以为然，笑着对我说：“利息吧，我感觉到有点低；炒股吧，我没那水平；理财吧，品种那么多，我也不懂。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突然想起奶奶说过：‘你小子，将来肯定是个大财主，看看肚子里塞了多少钱。’”

往事如风，转眼40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经历过形形色色的事，但无论多么糟心，都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被他人左右。父亲在土窑洞里，煤油灯下给我讲读的那些书和诗词，一直温润着我的心，让我用几十年岁月解读，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让我深深明白，父母对子女的期待，要保持一颗顺其自然的平常心，操之过急与期望过高，会顾此失彼，得不偿失，就像我只会背“红牙催拍燕飞忙”，却干着急不知道什么是“埃克斯”一样。